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朱晓慧 著

学林出版社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朱晓慧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朱晓慧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730-326-8

I. 哲… II. 朱… III.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360 号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作 者——朱晓慧

特约编辑——刘益民

责任编辑——刘 娟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8.375

字 数——21.4 万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3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326-8/B·14

定 价——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朱晓慧，1968 年出生于北京，1999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2001 年到 2004 年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讲师。已发表论文十余篇。

目 录

导言 说不尽的阿尔都塞	1
第一章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16
第一节 “保卫马克思”——理论缘起	17
第二节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29
第二章 意识形态和科学	48
第一节 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	49
第二节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	62
附 文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研究综述	84
第三章 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	91
第一节 “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	92
第二节 阿尔都塞的辩驳	99
第三节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断裂”	106
第四节 为阿尔都塞辩护	126
第四章 意识形态的多重特征	138
第一节 阿尔都塞与精神分析学说	139
第二节 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	153
第三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阐述	163

第五章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79
第一节 两种类型的国家机器	180
第二节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91
第三节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贡献	209
 第六章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影响	221
第一节 文学反映的现实是一种意识形态	222
第二节 英国“文化研究”	23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学	242
 结语 远未终结的“意识形态”	251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0

导言 说不尽的阿尔都塞

在阿尔都塞死后遗稿集不断出版的今天，还像以前那样只是以 60 年代他的思想为中心来论述已经不行了。遗稿的数量，是公开发表文献的数倍之多。的确，在内容上重复的地方也很多，但遗稿不仅包括了公开发表的文献里没有展开的内容，也有本应发表却未发表的内容。众多新资料摆在面前，我们也必须改变对阿尔都塞的理解。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所展现的阿尔都塞与遗稿集中的阿尔都塞，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阿尔都塞研究也应重新开始。与遗稿集出版的同时，出现了“未知的、新的阿尔都塞”。

——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对我国的理论界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早在20世纪80年代,徐崇温先生作为我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简单地介绍了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的一些思想。此后,陆陆续续有一些介绍阿尔都塞思想的文章、译作出现,但总的来说,阿尔都塞的思想并没有像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萨特那样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注。阿尔都塞的理论与我国的理论界始终处于一种隔膜的状态,他的思想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当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大声疾呼要摒弃一切人道主义的虚伪光环,斥责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则刚刚开始把人道主义纳入研究的视野,刚刚开始发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价值;阿尔都塞的“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哲学归根到底是政治的,反映了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这些说法大多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耳熟的,但不是从阿尔都塞那里,而是从中国人自己所经历的惨痛的、不堪回首的教训中得到的,因此,这些提法是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哪里谈得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我们有“青年马克思热”、“萨特热”,现在还有各种“后学热”,但对阿尔都塞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家的热却怎么也掀不起来,阿尔都塞总是以一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及我们研究的语境中。总之,阿尔都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当今,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学说已经扑面而来,形成一股又一股的热潮,阿尔都塞就被挤到后台去了,只能被贴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放到故纸堆里,从我们的视

界中逐渐消失。

然而,在西方理论界却是另一番景象,1990年10月阿尔都塞因心脏病去世,但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生命的终结而消失。阿尔都塞缔造了一个神话,正像贝尔纳-亨利·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我们那时有成千上万的阿尔都塞崇拜者。我们在等待着。我们伺机而动。对他可能采取或不采取的立场,我们进行无穷无尽的推算。他的一个词就够把我们忙活的了,他的只言片语那就是我们的幸福了。若是我们当中有谁偶然在某本旧杂志中发现他的一篇我们不知道的文章,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便如同过节一般!大量地复印!像对非法出版物一样相互传阅!把它当作圣物一般地崇拜!”^①这是一个当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学生对阿尔都塞——一个已经很少上课的教师影响的描写,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大。而现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被后代的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对文化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女性主义、解放神学等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我们不得不问:“今天,当阿尔都塞越来越光亮于后现代——后马克思语境中的当代欧洲学界时,我们却对他的学说何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辐射力感到茫然。疑问只有一个:我们是否误读了阿尔都塞?”^②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对阿尔都塞的误读与他的理论总是与中国的理论现状不能合拍,因而不能满足我们只想把现成的理论拿来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需要有关,阿尔都塞不合我们的胃口。此外,阿尔都塞公开发表的著作较少,以前,我们只能根据他发表的著作来研究阿尔都塞,而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写作《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时期的阿尔都塞,对他早期及晚年的思想所知甚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阿尔都塞的遗著大量问世,加上他的

① 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②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自传《来日方长》的出版,一个全新的阿尔都塞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阿尔都塞遗稿的数量是公开发表文章的数倍之多,遗稿中的阿尔都塞与已知的阿尔都塞差异很大,日本学者今村仁司很形象地比喻阿尔都塞好像有两副面孔,公开的阿尔都塞与秘密的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遗稿的面世,给我们重新认识、理解阿尔都塞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阿尔都塞的理论及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及其当代意义。

二

阿尔都塞的一生充满了难解的谜,幼年的他虽然父母双全,但由于自己的母亲原来的未婚夫死于战场,她最终嫁给了未婚夫的弟弟,却始终不能忘怀自己的所爱,给阿尔都塞起名“路易”,以纪念战死的未婚夫,所以,阿尔都塞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替身,母亲对他的爱,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自己的未婚夫。阿尔都塞尽管非常听母亲的话,希望以此赢得母亲的爱,但内心却始终感到自己是个“无父的孩子”。中学时代的他,受到家庭环境及自己喜爱教师的影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并加入了“行动的天主教”这一力图对教会进行改革的组织,对宗教的信仰即使在他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也没有从他身上完全消除。考上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还没来得及进校读书,战争就爆发了,入伍不久的阿尔都塞很快就成为一名战俘,面对战俘营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却宣称自己感到了温暖和安全。战争结束后,阿尔都塞来到校园,在法国黑格尔主义盛行时期,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从天主教信徒到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来说是个巨大的转折,它意味着要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信仰,这时的阿尔都塞身患精神疾病,信仰的转变

使他身心疲惫,这一时期他的精神疾病多次发作,并接受了多次治疗。走出天主教信仰的阿尔都塞,很快就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高喊着“保卫马克思”的口号,投入战斗,这时的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属于“异端”,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得到了苏联和紧跟苏共的法共的支持及提倡。阿尔都塞就是以“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在此之后,他不顾激烈的批评,多次阐明自己的立场,对把他归入结构主义派别的说法进行反驳,声称自己是“政治”哲学家,更是提出“哲学归根到底是政治的,反映了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命题,号召知识分子要改造主观世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法国“五月风暴”后,他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上,并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发展,正是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显著地位。这时的阿尔都塞仍然是那样的特立独行,他对精神分析学的痴迷及高度评价,在当时共产党内部是少见的,他甚至把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并列。阿尔都塞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声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1980年11月16日,当阿尔都塞身穿睡衣在路上狂奔,高喊着:“我掐死了埃莱娜”时,作为理论家的阿尔都塞从此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精神疾病的发作,使阿尔都塞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虽然免于刑事责任,但罪恶感时时纠缠着他。即使是在精神疾病时好时坏的情形下,他仍然没忘记一个理论家的使命。1985年开始撰写自传《来日方长》,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这一思考的结果是“偶然唯物主义”的提出,有人说这是阿尔都塞向马克思主义的“告别”,也有人说这是向早年马克思的回归。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说明阿尔都塞不是平面的一个人,他作为理论家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任何把阿尔都塞简单化的研究都失之偏颇。有人说阿尔都塞死亡过两次,在他杀死妻子住进精神病院后,人们都认为作为理论家的阿尔都塞死亡了,然而,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大量

的遗稿,尤其是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及“偶然唯物论”的提出,证明阿尔都塞作为理论家的生命力还很顽强和活跃,因此,直到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才真正的死亡了,他的肉体生命完结了。这就是阿尔都塞,一生充满很多谜的阿尔都塞,正是这许多不解的谜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试图从不同的方面破解这些谜。

三

对于阿尔都塞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这一时期,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是处于翻译和介绍阶段。^①当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阿尔都塞到底是不是结构主义者?这一问题首先是西方的一些学者提出的。他们把阿尔都塞看做是结构主义者,是用结构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由于阿尔都塞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结构主义,所以他的论述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是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来论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的。法

^①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国学界对阿尔都塞的了解是从译介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开始的,对阿尔都塞本人的著作缺乏全面而准确的介绍。到了80年代末期,中国学界对阿尔都塞理论的介绍已从政治哲学、社会结构分析扩展到文艺思想等方面,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阿尔都塞理论要点的介绍和评述,如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历史观、理论反人道主义等方面。但总的说来,对阿尔都塞的介绍只局限在国内较为关注的几个方面,对他理论的研究则显得比较沉闷。进入90年代后,阿尔都塞研究呈现出扩展和深化态势,出现了较多探讨阿尔都塞思想框架的哲学论文和相关著(译)作。如《主体性的黄昏》、《批评的实践》、《政治无意识》、《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等等,对意识形态、主体、文学形式和文学想象等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国外理论界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一直比较活跃,除了阿尔都塞同时代的理论家出于和阿尔都塞论战的需要外,英语世界对阿尔都塞的研究比较突出,阿尔都塞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有英译本,还有一些有影响的研究阿尔都塞的专著,如《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阅读阿尔都塞:论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及《阿尔都塞:理论的迂回》等。90年代后,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开始集中于他的思想对当代西方学术的影响上。应该说,国外的阿尔都塞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高于国内。参见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4页。

国学者约瑟夫·祁雅理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阿尔都塞企图用结构主义来使马克思主义返老还童,因此,他采取否认或忽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开始自己的工作。为了迎合他的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和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结构,在《读〈资本论〉》一书中,他只能采取忽视一切人、关于无产阶级和革命所起的作用、关于黑格尔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的深刻的人类救世主义的论述的方法,来抹杀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①

与此相反的观点也有,著名学者柯林尼可斯在他专门研究阿尔都塞的著作中,就是把阿尔都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对待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特点,在于它能作为工人阶级在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的工具,而阿尔都塞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所作的说明。阿尔都塞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回答,因此,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②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刚开始介绍阿尔都塞就是把他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的。徐崇温认为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后,又针对有些学者的不同意见,在 1987 年发表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徐崇温认为,尽管阿尔都塞本人一直否认他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在西方学术界,他是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闻名。阿尔都塞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否认主体和人在认识论上的首要性,反人道主义,以及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拉康的影响颇深,这些都说明阿尔都塞是一个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他本人所说的“仅仅是与结构主义的术语‘调情’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徐崇温还引用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的说法,“在阿尔都塞身上,在我们其他人身上,以及我们在其中工作的理

①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88 页。

② 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7—11 页。

论界,都有结构主义的某些残余。用结构主义反对历史循环论,用列维-施特劳斯反对萨特,对我们来说,同这两个理论框架彻底决裂是极端困难的”。^①

杜章智针对把阿尔都塞说成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受结构主义影响只是阿尔都塞整个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或插曲,巴歇拉的科学哲学和历史认识论以及斯宾诺莎的理论对他的影响更持久更深刻得多。把他说成“结构主义”是以偏概全,不尽符合实际情况。^② 顾良也认为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概括阿尔都塞并不十分确切,阿尔都塞有一个区别于一般结构主义者的显著特征,即他的全部思考都以他的信仰为出发点,并以政治事件为背景。在阿尔都塞中、晚期著作中已经抛弃了结构主义的术语和分析方法。^③

进入 90 年代后,对阿尔都塞的研究逐渐深入,并把他的理论与哲学、美学等许多领域联系起来。近几年先后出版了《阿尔都塞哲学研究》(郑忆石著,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孟登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张一兵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等一些研究阿尔都塞理论的专著,这几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再用贴标签的形式,而是对阿尔都塞理论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与当代文艺理论的关系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然而,从总体情况看,我国理论界对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理论贡献的、并对后现代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性重视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大谈

① 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② 杜章智:《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现代哲学》1988 年第 1 期。

③ 顾良:《关于阿尔都塞的〈亚眠的答辞〉》,《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 年第 3—4 期合刊。

特谈阶级斗争和哲学党性原则,是在单纯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鼓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新斯大林主义者。有学者就认为阿尔都塞对斯大林主义这样一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理论分析不够,他表面上对斯大林主义有所批判,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很是暧昧。即使他的确对斯大林主义提出过一些批评的意见,他一生的主要工作还是攻击人道主义,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只是偶尔的和肤浅的,而且还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他对斯大林很是欣赏,认为斯大林仍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阿尔都塞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或新斯大林主义者。如柯林尼克斯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希尔施在《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中都持这种观点。对此,也有学者为阿尔都塞进行了辩护,洛克认为,阿尔都塞经常提到苏共二十大,并不意味着他留恋 1956 年以前的苏联,而是他看到从苏共二十大后泛滥起来的人道主义对党、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威胁,因而,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反人道主义上,因为经过二十大后,斯大林主义再也不会对党造成什么威胁了。其实,阿尔都塞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他对阶级斗争和哲学党性原则的强调,是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他的政治立场紧密相关的。

四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当他还是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从黑格尔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没有黑格尔深刻,在他写作的高等研究资格论文中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然而,在不久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却开始激烈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否定 1845 年以前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时马克思的“总问题”还是黑格尔的,尤其是在提出“保卫马克思”后,更是认为深受黑格尔

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黎明前最黑暗的著作。在1977年11月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研讨会上,阿尔都塞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演讲,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空白、矛盾的地方,这种局限性导致了后来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泛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危机。并且阿尔都塞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提出了批评,如否认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说,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有一些论者据此认为阿尔都塞走上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显然不是。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并不可怕,相反,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向由于自己的矛盾而生机勃勃,马克思主义在其历史上已经经历过一长串的危机和转变,每次危机后,马克思主义都变得更加强大。危机来临时,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充分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的思考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发现危机的性质、意义和内在的因素,并通过这场危机,把某种充满活力的东西解放出来,从中找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来。

阿尔都塞曾经说过,阅读是有原罪的,不存在无辜的阅读,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阅读,都带着阅读者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见解,本文作者研究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

阿尔都塞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包括很多内容,但其中意识形态理论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主要是落在这一研究领域。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全部学说在当代最受关注的亮点,他本人也被称为意识形态专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开启了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大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得出阿尔都塞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它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意识形态概念的现代语境是由马克思确立的,但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克思只是奠定了一种理论基石,而后人则应该不遗余力地从

各方面去发展这种理论。阿尔都塞正是这样做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阿尔都塞是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并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独创理论。尽管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把关注的焦点转向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但没有一个人像阿尔都塞那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过如此透彻的分析和批判。

在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研究时，作者是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并通过研究提出阿尔都塞不是结构主义者，而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名“政治”哲学家。这里所说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阿尔都塞毕生的努力其实就是要做一件事，即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阿尔都塞非常赞同拉康提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认为要把附加在精神分析学上面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清除掉，还它以本来面目。同样，阿尔都塞也想“回到马克思”，剔除后人尤其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意识形态，还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本来面目。他的努力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阿尔都塞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阿尔都塞的一生从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到黑格尔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战士，晚年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提出“偶然的唯物论”，然而无论怎样，“他不是单纯为了迎合状况而改变态度，而是改变态度或者说是改变思想方向时，基本上要同时改变整个身心。他在改变思想结构的时候，大体上总是把自己搞得身心憔悴，以致加重生来的心病。如果这样讲成立的话，那么，每当他陷入身心憔悴之时，一个新的思想也就要诞生了。他是以生命为代价来思索的人，没有与历史、社会现实以及哲学的格斗，他就不可能继续自己的思想生涯”。^① 因此，从某种意

^① 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